佛本行集經/卷02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

車匿等還品下

「時淨飯王復作是言：『我今心願所有四方護世神王，護諸眾生，今為我子，成利益故，恒相佐助。天上帝釋，千眼天主，舍脂之夫，大力天王，及諸天眾，左右圍遶，願為我子，所有心求，願作佐助。又世諸神，風神水神、火神地神，四方四維，彼等諸神，皆作佐助。汝最勝者，無上丈夫，何故棄捨四大天下？彼之我子，今捐家出，志慕無上極妙聖果，其所欲求，願速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，使早證明。』其淨飯王，臥於地上，以種種語，呵責乾陟，作如是言：『汝不善馬，從來多種，為我所作，愛樂之事；今日何緣，忽不饒益，如是損害於釋種家？我之太子，恒常愛汝，與我心合，常作歡喜，汝今如是，汝須覆滅。汝可將我向太子處，我共愛子，共行苦行，我今離別所愛子故，命在須臾，不久存活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乾陟汝馬速疾行，　　將我詣彼還迴返，

　我無子故命難活，　　如重病人不得醫。』

「時淨飯王說是語已，因愛子故，苦切所逼，臥在於地，作如是等受苦惱事，舉聲大哭，乍撲乍起，言音哽咽。

「爾時，有一智慧大臣并及國師婆羅門等，見淨飯王，宛轉于地，左倒右扶，心大愁毒，悲苦纏迫，意不暫歡，身心一時生大熱惱。其等欲開解王意故，故現顏色，自無憂愁，共白王言：『大王！今者宜可捨諸憂愁苦惱，定於自心，須作健想，不應如是悶絕自撲，猶如凡人涕泣流淚。所以者何？大王！當知！如昔過去，多有諸王，棄捨王位，如萎華

鬘，背而入山。又復大王，太子悉達宿緣當受如是業報。大王！今者應憶往昔阿私陀仙預授其記，白大王言：「彼童子者，不可拘以人天果報，并及轉輪聖王之位，而期待之，使令貪愛暫住於世。」大王！今者若決定欲喚大子還，但勅我等二人令去，當隨王命終不敢違。』

「時淨飯王即報之言：『汝等二人，若知時者，可速疾往至太子邊，若不爾者，我今身命無有吉祥，為諸苦惱之所纏逼。』是時大臣并及國師婆羅門等，聞淨飯王如是勅已，即共發行，詣太子所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太子應受如是業，　　王當念昔私陀言，

　記彼不貪天轉輪，　　寧樂人間五欲樂。』

「時彼大臣及國師等，說是語已，相與俱行，其馬乾陟，處處聞於如上苦切呵責言已，意甚憂愁，生大熱惱。以熱惱故，無暫時歡；心既不歡，即便命盡。命盡之後，應時上生三十三天。既生彼天，後知如來得成道已，即從彼天，捨來下生中天竺國於那波城，其城有一婆羅門種，具行六法，即為彼家，而作子息，乃至漸大，至如來邊。如來知彼往昔之時作於馬身，命終生天，時佛即說彼馬因緣，既聞法已，漏盡解脫，入般涅槃。

佛本行集經觀諸異道品第二十四

「爾時，太子自手執刀，割於頭髻，剃除鬚髮，身著袈裟，即時無量百千諸天，生大歡喜，遍滿其體，不能自勝，以喜歡心，齊出聲叫，大歌大嘯，弄諸衣裳，口大唱言：『悉達太子！今已出家。悉達太子！今已出家。其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得已一切生法眾生，當得解脫於彼生法，乃至應受苦惱別離諸眾生等，悉得解脫於此繫縛。』

「爾時，菩薩割髻之處，其後起塔名割髻塔；菩薩身著袈裟之處，後起塔稱受袈裟塔；車匿乾陟，辭別迴還向宮之處，後起塔名車匿乾陟迴還之塔。菩薩行路，諦視徐行，有人借問，默然不答。彼等人民，各相語言：『此仙人者，必釋種子。』因此得名釋迦牟尼。

「爾時，菩薩自心發起如是思惟：『我今既已，捨於王位，捐自眷屬境界國城，不可生悔，此事成已，是滅相法。』如是念已，心轉勇猛。

「爾時，菩薩從彼阿尼彌迦聚落，漸漸欲向於毘耶離中，路有一仙人居處，彼舊仙人名跋伽婆(隋言瓦師)。菩薩入彼仙人處時，光明顯燿，照彼山林，菩薩既除諸瓔珞具，并捨一切迦尸迦衣，直是身威猶尚出光，耀彼山林諸仙人眼。而有偈說：

「『菩薩象王師子行，　　除捨妙衣及瓔珞，

　　直著袈裟麁法服，　　身猶威耀彼諸仙。』

「時其林內，所有持行婆羅門仙，行住坐臥，或手執持，隨威儀住。彼等一切，向菩薩面，起恭敬心，愛樂尊重，或復生疑瞻仰菩薩。然彼林內，有諸耆舊婆羅門仙，或取華果藥木草根，其餘他行，未集聚者，彼等未見不生疑心，但遠遙聞菩薩之聲，既聞聲已，心驚速疾來還林中本所住處。應所作者更不復作，應所取者更亦不取，其餘華果及藥草根，設已取者亦悉捨之，但心速欲來菩薩前。

「時彼林內，所有諸鳥，所謂鴻鶴鵝鴨鸚鵡、鸜鵒鴛鴦、命命孔雀，及迦陵伽、俱翅羅等一切諸鳥，彼諸鳥等，見於菩薩入林中已，各各自出和雅之音，作微妙聲。又彼林中，所有虫獸，其等一切，悉捨水草，不食不飲，歡喜來向於菩薩前。

「是時彼林諸婆羅門，為祭祀故，[(殼-一)/牛]諸牸牛，取於乳汁。彼等牸牛，雖復捋訖，而其乳汁，猶更如初，自然流下。

「時，彼一切諸婆羅門，各相謂言：『曾聞有八婆娑婆天，此人莫非是於其一？』或復有言：『諸婁宿天，此是其一。何以故？自從其來，入此林中，此林放光，皆悉明耀，如日初出照於世間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或八婆娑此是一，　　或二婁宿中一天，

　　若不此林何故光，　　譬如世間日初照。』

「爾時，彼等諸婆羅門，修習仙法居彼林者，隨林所出供養之具，將如是等諸供養具，請於菩薩，各各一心，齊頂禮足，同共白言：『善來聖者！我等諸仙，欲請聖者住於此處，此處所有華果樹林藥草根葉流泉冷水，隨時堪可納受充用。此是古仙之所居處，欲

求解脫，易得安心，此處空閑，經行寂靜。』

「爾時菩薩以微妙語，辭采音句，美麗可觀，聲隱隱深，猶如雷鼓，隨所堪受，問訊相訕。是時諸仙眾中有一婆羅門仙，善巧居林苦行之法，彼見菩薩好容儀已，別更告一婆羅門言：『仁者知不？此天童子，洞識人心，善解方便。何以故？凡世間人，各相謂言：「我生諸子，應當養育，諸子長成，則能為我，興立家計，販賣求財，造作生活。我於當時，求智求道，若負他債，悉償令了。」如是思惟，諸恩愛故，養育諸子。此則不然，為他求道，不計自死，不求自利。』

「時彼眾中，復更別有一婆羅門，告彼已前婆羅門言：『仁者仁者！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言。世間之人不自覺知，不自辨了，常不知足，但言我今須如是辨，明日復須作如是辨，我行法時，猶尚未至。如是一切諸世間人，以迷惑故，既不辨於此世自利，然未來世亦復不得成就諸利。』

「爾時菩薩從兜率天下來之時，入釋種胎，欲受生日。彼時先於其跋伽婆仙人林中所居之處，自然涌出二金色樹。時彼二樹，高峻長大，而彼二樹，當於菩薩出家之夜，忽然沒地，一時不現。其跋伽婆仙人，見彼二樹同夜沒不現已，心大憂惱，悵怏低頭，思惟念言：『必我衰時，相貌所至，或復更有惡相來耶？』菩薩見彼跋伽仙人如是憂愁低頭悵怏，心不歡樂，漸至彼邊，而白仙言：『尊者！何故顏色憂愁，低頭而坐？』

「時彼仙人報菩薩言：『天善童子！此我居處，往昔以來，有二金樹，從地涌出，彼樹高峻，嚴麗可觀。我見彼樹，今忽不現，以其沒故，我今憂愁，心意不樂，如是低頭，思惟坐耳。』菩薩即問彼仙人言：『尊者！彼等二樹出來幾時？』仙人答言：『到今已來，二十九年。』菩薩又問：『彼樹滅沒爾來幾時？』仙人報言：『昨夜半時，始沒不現。』菩薩即語彼仙人言：『彼二樹者，是我福力果報故生，若我當作轉輪聖王，我於此處，作一善地園林之所；我今既其捨離出家，以是義故，彼樹昨夜，沒而不現。以是因緣，尊者！勿復自生憂愁。』

「爾時，菩薩為於彼等一切諸仙，左右圍遶，於前行至彼所居處，隨意遊行，觀看種種坐起安禪苦行精進求道之處。時彼林內，有一仙人，恒修苦行，在菩薩後，隨逐而行。

「爾時菩薩入彼林中，至於仙人居坐處已，東西南北，觀看彼中，行住坐臥，苦行居所，欲求彼等最勝處故，問於彼等諸仙人言：『我今始入，求道未久，是故我欲借問諸仙！

唯願如法為我解說。汝此法行，我曾未知。汝等示現，為我宣說，我得聞已，如法奉行。此處求利真實行者，如於汝等所有苦行，我亦依行。』彼等諸仙答菩薩言：『仁問我等一切苦行及求道法，我等為仁次第解釋。凡行苦行，此之眾內，或有食菜，或有食荚，或食尼拘陀樹枝者，或食頭拘羅樹枝者，或食迦尼迦羅枝者，或復止食一樹之枝。或食牛糞，或食麻滓雜果藕根，或食雜種諸樹軟枝，或復飲水而用活命。或如蜣蜋而自活命，或復有如麞鹿食草而以活命。或有立地而用稱心，或有坐地而稱消適，或食四口食而活命。或復有持麻作衣者，或黑羊毛而作衣者，或草作衣，或以野蠶綿作於衣，或龍鬚草以用作衣，或以莎草持作於衣，或鹿皮作，或以故破皮作衣者，或亂髮作，或毛[毯-炎+旁]作，或以死人幡作於衣，或糞掃衣。或復裸形臥蒜刺上，或臥板上，或臥株上，或臥杵上。或復住於尸陀林中，或住蟻垤猶如蛇居，或住露地，或復入水。或復事火，或逐日轉。或舉兩手，安然立住，或地蹲坐，或不洗梳，身坌塵土。或復[肆-聿+累]髻，或拔頭髮，或拔髭髯。然我等輩，以如是行，自住持己，次或觀時，思惟而行。或復願欲求生天上，或復有欲求生人間，以苦行故，然後其身，始得安樂。所以者何？求法甚難，要修苦行，以為根本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如是修習苦行時，　　自有三十三天報，

　　苦行精進後得樂，　　是故苦為諸樂因。』

「爾時，菩薩雖聞諸仙如是苦行，而眼未見其法極處，心不喜歡，而知此言未是真善，還緩聲報彼仙人言：『我今觀看，汝法雖有，然苦須滅，而後果報，更無所去，唯當生天。又其一切諸天宮殿，所有果報，是無常法，以行如上少果報故，如是苦行，既須捐捨所愛親族，復去世間一切諸樂，行於苦行遠離諸樂，以求樂故，乃更入於大牢獄中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汝捨愛親及世樂，　　行於苦行欲生天，

　　雖復謂言此出昇，　　不覺未來還入獄。』

「爾時菩薩說此偈已，復作是言：『若當有人為苦逼身，悕求勝處欲生天上，以天中受五欲樂故，不知厭離，於未來世，不免煩惱之所患害。彼等仙人！以苦行故，還求大苦，是諸眾生，命終之時，見大怖故，求後好生，以求生故，還復不離於彼無常。所以者何？何處世間，有諸恐怖，還復染著彼之處所，以於此世苦切逼故，求欲生天受於樂故，悕

望渴仰，願求生彼，所作未辦，還復墮於無利益處，而亦不求厭離苦行，亦不求離苦身之法，欲覓勝處過天上樂。若有智人，離此五欲，漸漸須覓勝上之處，如足步前，以證勝處，更須求過彼最勝處。若其苦身以得法者，此苦身法是名非法。若苦身故天上得樂，是因行法得於非法。但此身動，由心故行，是故應當先調於心，莫苦其身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此身動時由心轉，　　應先調心莫苦身，

　身如木石無所知，　　何故隨心而困體？』

「爾時菩薩復作是言：『若前所說，因於斷食當得福者，其野獸等應得大福。又復貧人，以其先業果報微淺，不深植故資財乏少，猶如世間無功德人，常求地上一切神祇功德之水，以澡浴身，望應得於如心所願，其事不然。』

「爾時，彼諸苦行師等白菩薩言：『明智仁者！仁於此處，見何等患？』菩薩答彼苦行師言：『汝今行此苦行之事，後日還來入此有處。』其苦行師，復更詳共問菩薩言：『我此處有如是法行。』菩薩報言：『云何得知如此苦行還入有處？汝等此行，非究竟入、非無畏處。』

「時苦行師復更重白於菩薩言：『大德仁者！唯願仁者莫作如是說。我今此居，所行道路，是無畏處，有大功德，若人依此道路行者，捨此惡形，得勝妙身。』

「菩薩報言：『雖捨惡形後得妙身，而實未是離有之法。因今苦身，得於後身，然彼後身，亦未離苦。所以者何？雖復行於多種苦行，望欲求樂而不離苦。』其苦行師，復更執理，白菩薩言：『仁者不然，不以苦行後還得苦，但以我等苦此身故，後世決定得於快樂。』菩薩復答：『如此之言亦是無智。何以故？譬如有人，欲求於利，不知其內而有大失。以知失故，欲求利者，此非智人。』

「爾時，彼有一婆羅門，在於眾中高聲唱言：『希有希有！此之王子，是真實智。譬如有人，得美飲食，而和雜毒，誰樂欲噉？如是此事，後雖得樂，而未離於有為生老病死之法，此豈非是還求後生？』

「爾時菩薩復作是言：『苦苦世間，憎死命鬼，復求後生，此大癡騃。』苦行師言：『善哉王子！仁慎莫深諦觀此行，此行過去無量大德，共行此行，此之居處，往昔無量諸

王仙等，百千萬億，行此苦行，而共求於後世之樂。』菩薩又言：『如汝今言千萬歲者，希有大癡！嗚呼妄語！此處大德，以苦行故，分別境界，求後世樂，於未來世，受生死有，不曾知足，於煩惱中，不作所作，展轉其中，以其世間求於樂故，反多得苦。』

「時，苦行師復作是言：『仁者王子！此境界主，寐(亡私反)洟(陀利反)羅城，其王欲作無遮之會，祭祀諸天，殺害眾生，其數不少，求後受樂。』菩薩復言：『凡以殺害而得法者，可名行乎？』其苦行師，又復白言：『我相承來，祭祀諸天法用如是。』菩薩報言：『何有苦他名為法也？有塵坌身，還將塵拭，能得淨乎？有血塗身，還以血洗，豈能得淨？有行非法，當得於法，無有是處。』苦行師言：『實有是處。』菩薩又言：『有何因緣？』苦行師言：『依韋陀論，往仙所說。』菩薩又言：『此是何義？』苦行師言：『若有諸人，祭祀諸天，是名為法。』

「菩薩又言：『我且問汝世間近法，若人殺羊，祭祀天已，得如法者，何故不殺所愛親族而祭祀天？是故我知殺羊祭祀，無有功德。汝行雜法，意欲如是。』

「爾時，菩薩遙見去此坐處不遠，有一叢樹，如尸陀林，菩薩見已，告彼苦行諸師等言：『尊者但看彼地處所，名何苦行？而彼林下，或有死屍，諸鳥所食；或有死屍，白骨而聚，今者現見。或有死屍，以火焚燒，成一聚骨；或有死屍，懸著樹上；或有死屍，被其眷屬之所殺害，莊嚴其座，依法而葬，後生慚愧。或有死屍，眷屬圍遶，相送來向尸陀林中，安置於地訖還歸舍。』其苦行師，又復更言：『仁者王子！然其彼處尸陀林者，四輩共同，無有簡選，平等施身，福德之地，名為曠野。此處地方，布施身者，不用苦力，速生天上，求世勝處，速得受樂。或有仁者，投身絕崖，或燒或施，而生天上。』

「菩薩復言：『若當如是修行行者，後求富貴，嗚呼大癡！嗚呼無常！而求後世，多有怨讎，求後富貴，嗚呼大苦！還求大苦！彼等癡愚，無智之人，入大火聚，入大蛇口。』菩薩如是辯才之舌，向諸仙人，說解脫言，作微妙語，如是說時，日將向沒。

「是時菩薩，還彼仙人所居之處，一夜停宿，後日天曉，更餘處行。彼等諸仙，隨菩薩後，次第而行。

「爾時，菩薩少時行已，見彼諸仙隨後而行。菩薩見已，即便依一樹下而坐，彼等諸仙，圍遶菩薩，或坐或立。

「是時彼諸眾仙之中，最老仙人，向於菩薩，生希有心，而白之言：『仁者王子！自汝來至我所住處，時彼地方而自莊嚴。仁者出已，彼處如今即成曠野，以是義故，唯願仁者！莫捨於我所坐之處。何以故？凡人欲得疾生天上，在此福地而修行者，不久即生，向於天上。是故仁者！不應捨此如是微妙先聖所行清淨之所而行餘處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仁來我林威德嚴，　　今去忽然成曠野，

　是故不應相棄背，　　如人愛命莫捨身。』

「爾時，諸仙說是偈已，即更白言：『仁者王子！今在此處，得不見於無有恩義鄙惡人乎？或見墮於雜行之人，或復見於不淨行人？若不如是，仁者何故不樂於我所居停處？我等諸仙，欲隨仁者作於善友，隨順不逆，奉教隨行，欲共仁者求勝妙處，假使歲星共仁者居，猶得勝處，何況我等苦行諸仙。』

「爾時菩薩，得彼諸仙上首請欲同求解脫，見其意已，即說自心本所誓願，兼復讚歎彼等苦行一切諸仙，而語之言：『仁者諸仙！今者已得無礙之辯，而身久來習行如法，內心淨故，能於未曾所識人邊，生大慇重敬念之心。今若欲捨，猶如親愛，乃生大愁。其事雖然，但仁者輩所求之法，為生天果，我不然也。我今乃欲志求解脫，不欲取有。我之意願，決定如是。我心既觀如是相已，見於汝等所居之處，心不願樂，一欲求還，一欲求去，此二甚遠。然我亦非不樂此處，又亦不復憎疾他人，亦非見於他人過咎，而不住此捨背行也。然汝等輩！皆住於法，隨昔仙聖有所言說，汝等一切，皆悉已得大仙之法。』是時彼等諸仙人，見菩薩所求解脫勝上，於菩薩所更生慇重愛敬心想。

「爾時，彼眾其中有一梵志仙人，恒臥灰中，或編椽上，身著死屍，糞掃衣服，耳目青黃，鼻長身白，手執軍持。聞菩薩說如是語已，向菩薩面，歡喜以報歎菩薩言：『仁者所語，極大微妙，最上誓願。汝今乃能年少之時，未受五欲，見諸過患，若不渴仰欲生天者，豈能得知天上後患，如是觀已而求解脫，彼人不久，便得解脫。若當仁者，有如是意，決定欲求彼解脫者，汝今宜應速疾而行。去此不遠，有一仙人住止之所，名曰穿藏，彼有一仙，名阿羅邏，彼仙已得決定正智清淨之眼。仁者可至彼邊諮問，應聞至真方便行路。仁者若聞此之方便，必至彼真，如我意觀仁者所見，必過於彼。如今仁者，心想及身，一切相貌，決定當度諸智彼岸，勝於往昔諸仙人等未曾證者，今悉得之。』

「爾時，菩薩報彼梵志仙人等言：『願如仁者所述可也。』

「是時菩薩捨彼仙人慇懃勸請，背之而行，意欲向於阿羅邏所。而有偈說：

「『摩訶釋種聖王子，　　善巧美語慰諸仙，

　決欲前向羅邏邊，　　所有諸仙還自住。』

佛本行集經王使往還品第二十五上

「爾時，國師大婆羅門及一大臣，二人齊共受淨飯王悲哀瀝淚啼號勅已，即便整備賢善好車駕馭而立，奉承大王威德勢力，從所住城迦毘羅出，出已尋逐菩薩脚跡，速疾而行，漸漸至於彼跋伽婆仙人住處。其跋伽婆，遙見使來漸將向近，即起前迎，而口唱言：『善來仁者！云何忽屈來到此間？願且消息，少時停止，此草鋪上解歇暫坐，我當具辦甘果冷水，隨意飲食。』時二使人，即便頂禮彼跋伽婆仙人之足，禮已却退坐於一面，坐安隱已，其跋伽婆，種種慰勞王二使人。

「爾時，大臣即便逆止跋伽婆，語而問之言：『大仙尊師！我等今被彼甘蔗種大淨飯王勅命而來，我身即是彼王大臣。』指國師示：『此是彼王國之尊師大婆羅門。彼甘蔗王，有一太子，字悉達多。以畏生老病死之故，欲求解脫，捨宮入山，傳聞道其已至此處，我等求彼故來至此。』作是語已，跋伽婆仙即便報彼二使人言：『實有此事，然其脩臂功德具足勝上丈夫，曾至此處，至此處已，而問於我所修行法，我依實說，彼既知已即云：「此雖勝於人間，其後還來入生死中，非是究竟解脫之處。」嫌故捨去，欲求出離解脫生死，今者進向於阿羅邏仙人居所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脩臂丈夫功德具，　　至此聞我法非真，

　欲求至極大涅槃，　　背我今向阿藍所。』

「爾時二使，大臣、國師婆羅門等，聞跋伽婆仙人語已，以至孝心於淨飯王慇重敬故，不覺疲乏，無有懈勌，不食甘果，不飲水漿，依跋伽婆仙人之語，即共相尋向菩薩所。彼等漸至到菩薩邊，遙見菩薩在於林中，於一樹下，鋪草而坐，除其一切諸寶瓔珞，身體放光，巍巍顯燿，而自莊嚴。譬重雲中，忽然日出，照耀天下，滿林樹間。見已相與從車而下，安庠徒步，向菩薩邊，至已頂禮於菩薩足，口同唱言：『唯願聖子！一切常

勝。』更自前立，近菩薩邊。

「爾時菩薩慰勞彼等，隨於彼等所能堪受，勞謝語言而慰問已。菩薩命令相近而坐，二使坐已，白菩薩言：『大智太子！聖子之父，淨飯大王，以心愛敬於聖子故，大受苦惱。所以者何？當於聖子出宮之日，大王聞已，立地自撲，迷悶而絕，全不覺醒，以水灑噴，良久乃穌。既復本心，流淚滿面，憶念聖子，其狀如是。今遣我等，來聖子邊，唯願聖子！正心專聽王如是勅：「我以知汝正意樂法，我以知汝不住我宮，必應出家求無上道。其理雖然，但今非是汝入山時。我既見汝非時入山，是故我今憂愁苦毒，全身被然，猶如猛火焚燒大林。汝今且可割意，還來入於我宮，暫捨於汝愛法之心，受我愛重。若如此者，是汝法行。若汝不還至我目下，今我受苦如是增長。譬如大河，長遠流注，於一時頃，兩岸崩頹，其水被填，忽然斷絕。又如猛風吹大雲陣，譬如熱天火燒乾草，譬如旱月煎涸諸泉，譬如雹摧盛春苗稼。善子！我今心亦如是，以為憶念恩愛汝故，心大沸惱，煎燒破碎。是故汝且迴還向宮，享受王位，治化天下，於後若見有善惡事，當任汝心，入山求法。」

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